

华裔美国文学丛书

MAXINE HONG KINGSTON

张子清
杰夫·特威切尔
主编

中国佬



H I N A
M E N

〔美国〕汤亭亭 著
肖锁章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佬 / (美)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著; 肖锁章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
(华裔美国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China Men
ISBN 7-80567-060-8

I. 中… II. ①汤… ②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398 号

Copyright © 1980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Jane Dystel Literary Management,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9-056 号

书 名	中国佬
作 者	[美国] 汤亭亭
主 编	张子清 杰夫·特威切尔
译 者	肖锁章
校 订	张子清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Inc., 198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3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60-8/I·055
定 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总 序)

亚裔美国人观点的价值,对某些人来说,不管怎样地令人不舒服和要不得,在于责问那些当权者和清楚明白地揭示言与行、民主理想与歧视性实施之间的差距。倘若我们把少数族裔的观点当做“牺牲品研究”而弃若敝屣,我们便使“残暴者研究”长存,便掩盖了过去引起种种创痛的坏事而赞同炮制的公正神话。我们不可能学会避免过去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错误的话。

——林英敏:《黄色的光:亚裔美国艺术的繁荣》

从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牺牲品”与“残暴者”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民主理想与歧视性实施之间的差距”,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的联系和碰撞,亚裔/华裔美国文化属性的失落、构建和变化,亚裔/华裔文化在培育亚裔/华裔美国人的美国感知力上所起的作用,崭新的亚裔/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对白种人所持的亚裔/华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替代过程,亚裔/华裔美国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孤独、焦虑、困惑、柔情、乡思、爱怜,亚裔/华裔美国作家不同的理念和美学,等等。我们还看到:作为美国文学新品种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在最近 30 年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亚洲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一百多年以来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

果,首先在政治上逐渐从过去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东方人成为如今能扬眉吐气的亚裔美国人。1993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今后每年5月为“亚太裔传统月”(此前每两年由国会表决一次),从此“亚太裔传统月”同“非洲裔传统月”、“西裔传统月”一样,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永久节庆。^①至此,亚太裔族群首次得到美国官方的接纳。与此相适应的,亚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具体表现在它被收录在白人学者主编的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集或诗歌选集里。^②它现已流行于欧美,但作为它的母文化之一的中国大陆,对它的关注和介绍似乎滞后于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作家而言,不能不是一种损失,虽然他们近几年来已同用中文创作的世界华人作家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看来现在介绍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显得很有必要。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对它评介。

① 谢嘉慧:《林英敏博士谈“蝴蝶”的迷思》,载《美中新闻》,1994年5月13—19日。

② 参见如下专著和选集:

②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New York: Norton, 1985.

③ Emory Elliott, et al., eds.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Paul Lauter, et al., eds.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1990.

⑤ J. J. Phillips, et al., eds. *The Before Columbus Foundation Poetry Anthology: Selections from the American Book Awards 1980—1990*. New York: Norton, 1992.

⑥ Leonard Schwartz, et al., eds. *Primary Trouble: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Jersey City, New Jersey: Talisman House, Publisher, 1996.

一、亚裔/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

在美国,华裔与亚裔或亚太裔这三个定语常常交换使用,可以用于同一个客体。例如,世界级科学家田长霖,作为亚太裔美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最近被美国政府批准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田长霖 1936 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省,后来到美国留学并定居美国,严格地说,属华裔,但他同时可以被称为亚裔或亚太裔美国科学家。^① 同样,华裔文学与亚裔文学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部分与整体,而两者往往难分难舍,共生共荣。现今一些亚裔美国文学的论著或文选对亚裔/华裔作家的介绍,常常笼统地称他们为亚裔作家,只是他们的姓氏若隐若现他们原族裔的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似乎愈来愈像非裔美国作家,逐渐不太关心族裔属性的区别了。因此,欲了解华裔美国文学,首先必须了解整个亚裔美国文学以及对它的界定。所谓亚裔,顾名思义,它包括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日裔、非裔、朝裔、印度裔、印尼裔、越裔、缅甸裔等等族裔,他们的文学自然是亚裔美国文学,若再细分的话,则有华裔美国文学、日裔美国文学等等种类的文学。但对它的界定,远非如此简单,不同的学者、作家或评论家对它有不同界定。金伊莲(Elaine H. Kim)认为,亚裔美国作家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他们美国经历的文学作品便是亚裔美国文学。^② 赵健秀(Frank Chin)及其同志认为,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亚裔作家,他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所在国的了

① 见《华盛顿 7 月 27 日电》,载《新华日报》1999 年 8 月 1 日 B3 版。

②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811.

解是从新闻媒体和书本中获知的,这样的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才算亚裔美国文学。后来,他和他的一同编选《大哎呀》华裔和日裔美国文选的编者们对他们原来的界定有所修正:凡出生在美国之外、但有美国文化感性认识而对亚洲人生活无实际记忆的亚裔作家的作品也可算是亚裔美国文学。^①林雪莉(Shirley Goek-lin Lim)对他们这种归类评论道:“因此,亚裔美国人仅属于这一类公民的范畴:他们完全根植于美国生活,通过美国集体大众的想像力,接受他们的亚洲印象。”^②对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有重大贡献的林英敏(Amy Ling, 1939—)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说成是:“这里是像我一类的人,从我们共有的华裔美国人经历里创作出令人感动的富有艺术性的文学。她们表达争取个人平衡的斗争——有双重民族属性和文化传统的每个美国人的经历,但是她们尤其以共同的华裔美国人的背景而自豪地进行创作。”^③林英敏本人生于北京,6岁时被父母带到美国,1954年取得美国国籍。她说,她的一生被贴了许多标签,但对最近的“亚裔美国人”这一标签感到最舒服。她把黎锦扬(C. Y. Lee, 1917—)和张繁芳(Diana Chang)的作品收进她主编的大型文集《黄色的亮光:繁荣的亚裔美国艺术》(Yellow Light: The Flowering of Asian American Arts, 1999)里。小说家黎锦扬1944年去美国深造,时年27,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从此定居美国。他对自己被划为华裔美国人的感想

① Jeffrey Paul Chan, et al., eds. *The Big Aiiieeeee!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eridan, 1991.

② Shirley Goek-lin Lim, “Feminist and Ethnic Literary Theories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Feminist Studies*, Vol. 19, Issue 3, Fall 1993.

③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p. xi.

是：“我40年前成为美国公民，但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一脚在中国，一脚在美国。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摆脱的，例如我喜欢中国食品、我的中国腔调。不过，我不反对华裔美国人这个词。我对做华裔美国人感觉蛮好。”^①小说家、诗人张粲芳生在纽约，父亲是中国人，母亲系欧亚裔。她幼时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上海租界美国学校读中、小学，回美国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纽约教书。她对自己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却感到不习惯，对此她说：“我实际的属性比华裔美国人这个词的含义特殊得多……我是多种文化的个人，即使我的背景不是中国，即使我不生活在美国，我仍是多种文化的个人。”^②亚裔美国文学领域里另一著名学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 19岁时才从香港去美国定居。

综上所述，对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二、出生在亚洲/中国(在亚洲/中国的成长期或长或短)但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三、出生在海外(既非亚洲/中国又非美国)但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① Amy Ling, *Yellow Light: The Flowering of Asian American Ar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同上。

对亚裔/华裔美国人及其文学的界定有狭窄和宽泛的两种尺度,这词本身却由于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而具有模糊性,正如华裔美国学者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所说:

亚裔美国人这词本身很复杂:它关注影响亚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竞争力量。围绕日常用语的不确定性是这状况的一部分:虽然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接纳,但多数亚裔美国人在私下继续对该族裔进行界定。此外,这词既可能指“美国出生的亚裔”,也可能指“亚洲人和白种人的混血人种”。即使在该族裔内部,“亚裔美国人”这词的使用者也不能指望有一致的用法,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它的意义。^①

二、亚裔/华裔美国文学的现状

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中获得一席地位是近30年的事,它与亚裔/华裔美国人运动的崛起息息相关。黄秀玲在谈到亚裔美国人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时,说:

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亚裔美国人运动被由1956年移民法改革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引起的大量人口变化促进的。在受到积极反越战运动的激励和效仿黑人民权斗

^①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

争的影响下,它尤其代表了对默认白人社会强加给它的作用与期待的一种拒绝。^①

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当亚裔/华裔美国人的声音在美国社会渐渐被听见的时候,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便受到了注意。标志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成为成熟的美国文学新品种的是三部大书:《亚裔美国作家》(1972)、《亚裔美国人传统:散文与诗歌选集》(1974)和《哎呀!亚裔美国作家文选》(1974)。^②近年来,还有《华裔美国诗选》(1991)、《敞开的船:从亚美来的诗》(1993)^③和《黄色的亮光:繁荣的亚裔美国艺术》(1999)等诗选、文选面世。专门刊载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杂志《桥》(*Bridge*)、《新兵读物》(*Yardbird*)、《亚美杂志》(*Amerasia Journal*)、《对比法》(*Counterpoint*)和《新地皮评论》(*Greenfield Review*)等给亚裔/华裔美国作者提供了发表的便利。现在有两个主要途径使亚裔/华裔美国文学走向了学术殿堂:

首先,有高度学术水平的一批亚裔/华裔美国文学论著和工具书出版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伊莲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其

① 见 p.6 注①。

② Kai-yu Hsu and Helen Palubinskas, eds. *Asian-American Autho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David Hsin-Fu Wand, ed. *Asian-American Heritage: An Anthology of Prose and Poetry*.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4;

Frank Chin et al., eds.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L. Ling-chi Wang and Henry Yiheng Zhao, eds. *Chinese American Poetry: An Antholog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Garret Hongo, ed. *The Open Boat: Poems from Asia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93.

语境介绍》(1982)^①、张敬珏和斯坦·由根合著的《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1988)^②、林雪莉和林英敏合编的《华裔美国文学导读》(1992)^③、黄秀玲的《亚裔美国文学导读:从需要到过多》(1993)^④、和张敬珏的《尽在不言中:山本久枝、汤亭亭、小川乐》(1993)^⑤。其中《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是由权威的现代语文学会组织出版的,因而颇具权威性,张敬珏认为它“激发了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也促进了这方面的学术发展”,并说:“因为它是由现代语文学会出版的,所以它也有把亚裔美国文学建立为‘合法的’领域的效果,与非裔美国文学并列。”^⑥

其次,使它作为美国文学的学术训练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标志是在大学开设课程。^⑦

此外,亚裔美国学学会有会员大约八百人,执委会研究讨论奖

①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King-Kock Cheung and Stan Yogi, eds.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MLA Press, 1988.

③ Shirley Geok-lin Lim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⑤ King-Kok Cheung, *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⑥ 单德兴:《张敬珏访谈录》,载单德兴、何文敬主编《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台湾欧美研究所出版,1994年。

⑦ 根据黄秀玲的调查,从1986至1993年,下列大学为亚裔美国文学学者设立了终生教席: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布朗大学、科内尔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欧文、洛杉矶、圣巴巴拉、圣克鲁斯、里弗赛德等分校、科罗拉多大学、夏威夷大学、南加州大学、密执安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见黄秀玲《亚裔美国文学导读:从需要到过多》,第213页。

励优秀作品,在年会上对优秀亚裔美国作家授奖。

亚裔/华裔作家享受着多元文化的空间,强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拓展了美国文学领域里的话语空间,增添了更多的艺术表现手法。

三、欣欣向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同白人主流文学相比,它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同亚洲其他族裔文学相比,则处在领先地位,因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保持了鲜明的特性。历史的机遇把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作家推上了文坛。在他们之中,一群优秀的诗人很活跃,其中有一些人出版了数本个人诗集和获奖诗集。已露锋芒的诗人有梁志英(Russell Leong, 1950—)、刘玉珍(Carolyn Lau)、施家彰(Arthur Sze, 1950—)、姚强(John Yau, 1950—)、朱丽爱(Nellie Wong)、陈美玲(Marilyn Chin)、张粲芳(Dianna Chang)、林永得(Wing Tek Lum)、刘肇基(Alan Chong Lau)、徐忠雄(Shaw Wong)、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ugge)等等。他们当中有两栖类作家,不但写诗,而且写小说或文艺评论,主编文选。一枝独秀的戏剧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 1957—)的代表作《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一剧获1988年的托尼奖、外戏剧圈批评奖和戏剧台奖。他已被主流社会观众所接受。当然推动华裔美国文学持续发展的台柱是一批走红的小小说家,其中汤亭亭、谭恩美、李健孙、雷祖威、任璧莲和赵健秀等人在华裔美国文学领域里充当主要的角色,下面对他(她)们逐一评介。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的成名作《女勇

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使她处于当代亚裔作家群中的领先地位,而近年以《女勇士》的故事为主、吸取她的另一本小说《中国佬》部分情节改编的话剧《女勇士: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1994)又大获成功。日裔美国诗人加勒特·洪果极为看重《女勇士》对亚裔美国文学所作的贡献,说道:

70年代中期对于亚裔美国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汤亭亭《女勇士》的出版和随后的畅销。该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热销在简短而轰轰烈烈的亚裔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小说副标题“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的回忆”激起了大家对在美国的一个亚裔女子个人经历的关注,画出了神话意识,它似乎能给许多无名女子以力量,而且可能给我们的文化的任何消声了的“他者”以力量,不管其背景如何。因为《女勇士》打破了关于女子属性和华裔美国女子属性的极度沉默,在出于对民间传说、家史和个人沉思所想像出来的历史和神话的“他者”之中重新排列了民族和性别的位置。^①

洪果作此估价是中肯的。汤亭亭并非是多产作家,从1976年《女勇士》面世到本世纪末为止的23年以来,她总共只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除《女勇士》以外,还有《中国佬》(*China Men*, 1980)和《孙

^① Garrett Hongo, ed. *The Open Boat: Poems from Asian America*, p. xxix.

行者》(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① 反映作者“既忠于自己的族裔,又忠于女性主义”^②的《中国佬》获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体现“后现代族裔属性与杂种主体理论”^③的《孙行者》获西部国际笔会奖。这三本总共不过是857页的小说,却艺术地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成了“华裔美国史与主流假设、中国民间故事与美国流行文化”、作者的“父母经验”与作者自己年轻时的经验的中介。^④

作为最有实力的女性主义作家,汤亭亭不但为被消音了的无名女子争得发言权,而且使女子成为道德的楷模、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的勇士和英雄。她为在白人主流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翻案,消除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带歧视性的刻板印象,以其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她在主流社会的权力分配中,成功地获得了当代主要的美国作家之一的荣誉,成为当今在世的美国作家之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讲坛讲授得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她的《女勇士》还被节选为中学和大学的教材。

记者比科·莱尔(Pico Lyer)在题为《谭恩美的第二次胜利》^⑤一篇报导,称谭恩美(Amy Tan, 1952—)的第二本小说《灶神爷

① 在《中国佬》与《孙行者》之间,汤亭亭发表了一本反映她在夏威夷教中学17年经历的短篇小说集《夏威夷一个夏天》(1987)。

② 张敬珏:《说故事:汤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对抗记忆》,单德兴译,载单德兴、何文敬主编《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

③ 张小虹:《杂种猴子:解/构族裔本源与文学传承》,出处同上。

④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 x.

⑤ 见美国《时代》周刊,1991年6月3日,第67页。

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二次胜利,而认为她的第一本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征服了评论家和广大的读者,称她是突然成名的文学新星。迄今为止,她也只发表了三部小说。第三部小说是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三个月的《一百个神秘的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喜福会》出版的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保持九个月,首版精装本销售达 27 万 5 千册!后来由王颖(Wayne Wang)导演的电影《喜福会》几乎使它在美国家喻户晓。1999 年 4 月笔者在瑞典下榻宾馆的第一个夜晚就看到电视里放映英文版《喜福会》。据瑞典一直从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莫娜·珀尔斯(Mona Pers)教授讲,谭恩美在瑞典读者中的知名度比汤亭亭高,因为瑞典译者对谭恩美的小说感兴趣,而且译笔属上乘。珀尔斯在 1998 年对汤亭亭的访谈录里透露说,汤亭亭承认谭恩美比她拥有更多的普通读者,但也意识到自己在学术界有更牢固的地位。为了说明她与谭恩美的区别,汤亭亭用托妮·莫里森与艾丽斯·沃克之间的差异为例进行比较:前者在学术地位上高,而后者在普通读者之中的名气大。^①

《喜福会》描写 1949 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母女间的代沟,其中以吴金妹与生在美国的女儿的矛盾与误解以及她在抗日战争时期逃难的种种悲惨而奇特的遭遇动人心弦。谭恩美的家史与此故事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当她把家史投射到故事的叙述、揭示女主人公的感伤、痛苦与反思时,她的运笔便游刃有余,笔调也显得从容而舒缓,且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可是,当她试图挖掘故事所蕴含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时,她似乎显得局促,深度不够。

^① 莫娜·珀尔斯:《与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一席谈》,载中译本《中国佬》。

《灶神爷的妻子》和《一百个秘密的感觉》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谭恩美年龄稍大但比她出道晚两年的李健孙(Gus Lee, 1947—)也是一炮走红。他的处女作《中国仔》(*China Boy*, 1991)首版的印数7万5千册,预支稿费10万美元。他又把它改编为电视剧,1999年上半年刚刚完成,他似乎也用《喜福会》扩大知名度的方法,使它在更大范围流行。谭恩美对《中国仔》评价颇高,认为这部小说“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新声,难以置信的圆润,紧抓读者的心不放”,而黄哲伦则认为它是“亚裔美国男子真正的强音,填补了美国文学中长期被忽视的空白”。有的评论家还认为,李健孙生动地描写了文化冲突,在运用素材和风格上近似于汤亭亭。这是一部感人的家世小说,故事叙述者及其一家经历与作者本人及其一家的经历基本相同。他的第二部畅销小说《光荣与责任》(*Honor and Duty*, 1994)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痛苦而冒险的经历。这两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但揭示了无法避免的代沟,而且提出了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进行白化以及少数族裔反白化的重大社会问题。

表明李健孙寻求新突破的是他的第三本小说《老虎尾巴》(*Tiger's Tail*, 1996)。故事发生在1974年的韩国,主人公是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华裔青年律师康胡清。他作为军法检查官的助手,秘密受命去朝鲜非军事区营救一位失踪美军军官,并调查一位美军上校指挥官的征兵受贿案。该小说虽有作者的某些自传成分(律师、西点军校经历、曾任军队渎职调查的法律顾问),但淡化或超越了亚裔美国作家通常着重表现的东西文化冲突和少数族裔的疏离感,表明作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华裔主人公作为美国

上层社会的一员,处理社会与个人的种种问题。

他的近作《缺乏确凿的证据》(*No Physical Evidence*, 1998)依然开发他律师经历的资源,重点放在一个13岁少女被强奸的破案上,情节曲折,悬念四伏,以致善长讲故事的老手谭恩美也被它着了迷,看了放不下书本。

李健孙目前正酝酿创作关于他父亲的家世小说。据他透露,他的父亲是扬州的一位海盐收税官之孙,南京的一位农民之曾孙。李健孙认为,他的父亲在天亡灵,一定会为他儿子的小说在家乡南京出版感到自豪。^①

和李健孙同时出道的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 1955—)在他的畅销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 1991)里,从异于李健孙的视角,观察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撞,而这种冲撞产生于华裔青年内化强势文化(白人文化)后与仍坚守弱势文化(中国文化)的老年一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差不多已白化了的年轻一代华裔的痛苦恰恰来自他们对这类矛盾的清醒认识和无可奈何。雷祖威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画活出处于美国边缘文化的华裔的种种心态。他为此说出了他写作的宗旨:“亚裔美国人依然处于边缘。我深感我得从那些边缘的角度创作,传达边缘人物的经历。”^②詹尼斯·辛普森(Janice C. Simpson)评论《爱的痛苦》时指出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疏离感:

① 见李健孙1999年3月26日给笔者发来的电子信件。

② Janice C. Simpson, "Fresh Voice Above the Noisy Din," in *Time*, June 3, 1991, p. 67.